

戰時中小學生叢書

子 燕 贈

作 野 漢 呂 閱

杭 州
中 正 書 局 出 版

MG
I226
166

目
錄

燕子

我們歌唱

綠色的……

一個新生命的誕生

烽火中的搖籃歌

他要我們回答……

屠場

一個重傷兵的家信

櫻花時節

最後的囑咐



3 1774 7002 2

1

新1346

04E1

燕子

渡過波浪層層的海，

你來到了中國的江南。

燕子哪，睜開眼，

你來找一找自己甜蜜的老家！

你的記憶並沒有騙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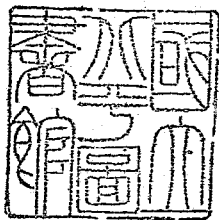
這是江南，錦繡的河山！

你也許疑心是白天的夢，

明銳的眼也有一次昏花！

你疲倦了的翅膀，也許

渴望着一秒鐘的停息，



那末，燕子哪，

且站在頽牆上，你看一看荒涼。

那裏有愉快的春天的歌？

那裏有活潑的人類的蹤跡？

用盡你的眼力也望不盡

瓦礫場，瓦礫場，瓦礫場！

誰也不相信在這瓦礫場上，

你會建築完美的家室，

讓五月的鮮花開在腳下。

和伴侶同唱情歌。

誰也不相信在這瓦礫場上，

你會哺養起你的孩子，

和太陽一同起身教練飛翔術，

和晚風一起睡進你的窠。

你那些舊時的朋友：

棟梁，窗格，房屋，庭院，

也會和屋主人們一起

對你們睜起豔羨的眼睛。

如果你看到房屋怎樣地燒成灰，

屋主人燒焦的枯骨在灰燼裏拌，

那最深沉的哭泣

或許會磨折你的心！

也許你還記得那個小主人，

臉頰紅紅的像是九月的蘋果，

他第一個把小燕出殼的消息，

指手畫腳地報告給別人聽。

燕子，現在他再也不能報告了，

一把槍刺穿了他的心窩。

他的鮮血滴過的草叢裏，

將夜夜飛出那哀怨的流螢。

也許你還記得那個姑娘吧？

在春風裏她曾倚着梧桐樹，

「看！可愛的燕子！」

指點着你從曠野歸來。

燕子，她毫不遲疑地

用死，拒絕了無端的羞辱。

這池塘是她的歸宿地，

殘留的蘆葦在吟唱她的悲哀！

你所熟悉的人們，死的死了，

活的是走掉了，遠遠的，遠遠的——
因為土地被人窒息了，

遮風雨的房屋變成了瓦礫場。

死亡，他們暫時躲過，

可是饑餓，永遠的向他們追逼。

在叫人懷舊的水銀一般的月光下，

他們也許會懊悔拋下了家鄉。

你聳聳你那優美的肩膀，

搖搖頭，燕子，

你嘲笑吧！「啾！啾！」

用那銀鈴似的笑聲。

你是禽獸，

但是你撫養孩子，

建築，辛勤，創造，

把世界塗上了新生。

從東方島國上來的人們，

他們屠殺，奸淫，

焚燒，搶劫，毀滅，

他們却還叫做「人類」！

人類中有這樣的動物，

當着你天真的眼睛，

我們全人類

都將無限的慚愧！

但是燕子，當你在長空飄過，

你可曾看到？

被侮辱的人已經舉起

正義的旗。

在江南，在北國，

在中華民族腳跡所到，

四萬萬五千萬人

把全生命都獻給了正義。

我們牽起了手，

保衛我們全心所愛的中華，

替世界期求永久的和平，

替人類滅除盜賊！

燕子哪，你回去吧！

回到那炎熱的阿非利加！

江南現在悲慘的荒涼，

窒息人超過阿非利加的炎熱！

我們宣誓要用生命再造起

春的江南，錦繡的河山。

那時候我們將張開兩臂歡迎

你，燕子，鳥類的鮮花！

渡過波浪層層的海，

再來到中國的江南，

在畫梁上

再造起你甜蜜的新家。

一九三八，五月——九日。

我們歌唱

我們歌唱，

歡樂燒旺

我們年青的心臟，

我們歌唱，

讓歌聲高揚

到天上。

我們該訕笑千百年前

把世界關在大門外，

那所謂太平盛世的時光。

吃飯，睡覺，生，死，

就算人生是一百年吧——
白紙一張！

我們驕傲！

我們歌唱。

我們的頭腦

是思想的海，

把過去，把將來，

把全世界都浸在中央。

我們的肺

呼吸着世界上

萬萬千千的形象。

我們的舌頭

不單是拌唾液，

嚥下了甜和香，

我們還把酸，苦，澀，辣，

一樣一樣

仔細的嘗。

我們的手

不單是抓食品

填塞肚腸。

我們的腳

不單是活着支持身體，

死掉和整個身子一起

做蛆蟲的食糧。

我們的手帶着血

擎起大無畏的槍，

我們的脚帶着血
踏過神聖的戰場。

我們把身子

築起了

活的長城長又長，

抵抗住強敵強又強，

叫全世界吃驚

中華民族的力量！

保衛住每一寸

祖先交下的

田野，山岡，

大河，長江，

島嶼，海洋，

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故鄉！

我們的耳朵生長着，

爲着傾聽

勝利的歌唱。

我們的眼睛，

大大的張，大大的張，

看強暴的侵略者

在我們的指頭下

衰弱，

粉碎，

滅亡！

那歌頌安樂的笑，

這一回是爲了勝利，

燒紅在我們二十世紀的

中國青年的臉龐。

我們歌唱。

我們的祖先哪，

我們遭到了強敵，

是困苦，

也是榮光。

因爲

我們會把山河

交到兒孫們的手裏，

完整地照原來一樣！

我們歌唱，

歡樂燒旺

我們年青的心臟。

我們歌唱，

讓歌聲高揚，

高揚到天上！

一九三九，三月。

綠色的……

綠色的是中國的田野，
綠色的是中國的山林。
在田野山林，英勇地守衛着的，
綠色的，是我們活的長城。

綠色的鴨嘴帽，綠色的衣衫，
綠色的光向鋼槍刺上映。
如果綠色可以象徵和平，
我們還有綠色的心。

我們愛自由的生命，
我們也愛誠實的和平。
誰用屠殺觸犯了生命，
誰用侵略侮辱了和平，
野獸！

我們綠色的鋼槍刺
劃穿你黑色的心！

一九三九，三月。

一個新生命的誕生

忍耐吧，

母親！

無限的苦痛，破壞，

預告着一個新生命的誕生！

牙齒倔強地

咬住了呻吟！

向閃耀希望的遠方

望着眼睛！

讓汗水

交叉在蒼白了的臉上，

讓血

不值錢似地

流淌……

但是最後……

大地，你聽哪！

小心震聾你的耳朵！

一個新生命

勝利地唱起了

暴雷似的

生命的頌歌！

一九三八，十二月。

烽火中的搖籃歌

搖，搖，搖，

搖到外婆橋哪！

日長夜大，阿寶，

你會長成個英雄年少！

月亮是銀的，搖呀搖，

星星是金的，搖呀搖，

應該睡啦，阿寶！

閃起你疲倦的眼睛，搖呀搖，
收拾起野馬樣的心，搖呀搖，

應該睡啦，阿寶——

二更鼓在巷子裏敲！

睡覺要睡得穩哪，

眼睛要閉得牢。

夢要夢到親愛的人哪，

小靈魂要向遠遠的飄——

遠遠的火線上，阿寶，

你爸爸在站前哨！

夜是海水一樣的深，

風是豺狼一樣的鳴，

寒冷的殘冬哪，

步槍在你爸爸手裏凝成了冰！

可是，寶貝，你可曾看見？

在家裏看慣寶貝的眼睛，

燃燒着永遠不滅的火星。

在黑暗裏無限地明。

有你爸爸守着陣，

不讓鬼子們踏進一寸！

看清！看清！

幾個黑影向這裏爬行！

聽清！聽清！

窸窣聲搔癢了整備的心。

是鬼？是人？

是野獸一樣的鬼子兵？

爸爸睜大了眼睛，

瞄準！瞄準！

悶住一口氣，

壓住跳動的心，

長官說過：

一粒槍彈——一個敵人！

啊，不是，不是，

是野草擺動了黑影，

是野狗在戰地巡行，

是血腥的風吹過樹林，

是遠遠的戰馬悲吟。——

鬼子兵是怯膽的兔子，

他們想在壕溝裏躲過一生！

可是現在是真的來了——

抓穩槍把！

眼睛睜大！

他們正像毒蛇似的向前爬：

他們露出吃人的牙，

他們要毀滅我們的家，

他們要把媽媽在銃蹄下踏，

他們要把寶貝在槍尖上掛——

但是寶貝，不要怕！

他們不知道哨崗上

守衛着你的爸爸。

在家裏看慣寶貝的眼睛，
燃燒着永遠不滅的火星，
在黑暗裏無限地明。

瞄準！瞄準！

一粒槍彈——一個敵人！

——拍！

清脆的槍彈聲

劃破了黑夜的心。

——轄轄：：

四山回響起一連串

狂笑的聲音。

一粒槍彈——一個敵人，

罪惡的尸身在草叢裏橫！

有你爸爸守着陣，
不讓鬼子們踏進一寸！

月亮是銀的，搖呀搖，
星星是金的，搖呀搖，

安心睡吧，阿寶！

睡覺要睡得穩哪，搖呀搖，

夢要夢到親愛的人哪，搖呀搖，

安心睡吧，阿寶，

三更鼓在巷子裏敲！

可是也許有一天，
一粒槍彈鑽進了爸爸的胸，

中華男兒的血

把中華的國土塗上斑紅，

大地捲起啼哭的風，

爸爸的峭崗已經空！

但是阿寶，你抗敵英雄的兒子，

不要讓眼淚汗辱了眼瞳，

你要和爸爸一樣的英勇！

你要拾起爸爸丟下的槍桿，

用抗戰來歌頌抗戰的光榮！

眼裏燃燒着不滅的火星，

心裏燃燒着堅決的必信：

有你寶貝守着陣，

不讓鬼子們踏進一寸！

搖，搖，搖，

搖到外婆橋哪，

日長夜大。阿寶，

願你長成個英雄年少！

背起槍，搖呀搖，

掛起刀，搖呀搖，

不滅的火星在眼裏燒。

日長夜大，阿寶，

你補上爸爸站前哨！

一九三九，二月。

他要我們回答……

九月三十日，跟六百多同學去慰勞抗敵受傷的忠勇將士。在我們簡單而誠摯的慰勞儀式以後，一位受傷的軍官用最壯烈的語調給了我們寶貴的答詞。在我的記憶裏，這答詞是搖撼人心的詩。

小弟弟！

小妹妹！

我

很

慚愧——

我

缺了
一條
腿！
我
很
慚愧，
我們
沒有能
阻止
日本鬼！
日本鬼
來啦！
土地——踐踏！

同胞——屠殺！

房屋——燒燬！

日本人——

笑聲！

中國人——

眼淚！

我

很

慚愧！

小弟弟！

小妹妹！

不要

怨

你們
邊生了
幾歲！
中國的
土地
同胞
歷史
光榮，
要
你們的
血肉
心

生命
來保衛！
這一個
神聖的
責任，
你們
願不願
背？
請
你們
用真心
用真意
回答

我！

你們

願不願

肯？

小弟弟！

小妹妹！

一九三八，十月。

屠場

安閒地遠去的飛機

帶走了十萬人的窒息。

二十世紀的文明

又一次分送了死亡。

在一秒鐘以前，房屋

在和平的陽光裏驕傲，

一秒鐘以後，像地獄的花似的，

屍首開遍了瓦礫場。

太陽加濃了牠的紅光，

牠喝醉了人們的血。

喝醉了血的風哭泣着，

招來了雲似的蒼蠅的羣。

現在他們都沉默了，

死亡閉起了他們的眼，

鎖起他們的心，

剪斷他們的命運。

老太婆在神座下躲藏着，

蜷縮像是荒原的兔。

虔敬的祈禱喃喃地

、和合着發動機的震顫：

『……天上的神道哪，

我吃了五十年的長素……』

但是炸彈玩笑似地

落上了大帝的神殿。

房屋燒起來了，

一個女人『啊！啊！』

狂叫着原始的語言，

像落在陷阱裏的花斑豹。

讓火蛇舔吃她的頭髮，

在火焰裏找尋箱籠——

那裏面藏着三十年來

辛酸結成的錢票。

但是牆垣喝醉了火焰，

噴吐着泥灰的霧，倒下了！

炙熱的墳墓沉重地

埋葬了炙熱的心。

七歲的女孩子

狂風似地號叫了。

壓在沉重的墳墓下邊，

母親，你要靜靜的聽！

這一個二十年生活在田上，

拿汗水餵養了泥土，

一天一天，夏逐漸深了，

歡樂的心跟隨着稻子生長。

但是炸彈

在田裏掘了深深的坑，

青蛙們把白肚子向着天，

這年青的農人一瞬間成了肉醬。

那里是手？那里是腳？

連衣服也碎成了春天的蝴蝶。

這是誰？自己的母親

也將認不得她的孩兒！

用汗水餵泥土的人，

最後是用了血肉。

明年的稻子也許是更肥——

大地母親，你抱緊你的孩兒！

這裡是七個尸身用灰土

雜拌在一起，

「出門一里不如家」，

這樣的死也許是福氣。

紫色的血，肉，斑紅的骨頭——

苔菜似的是人的頭髮——

肚腸碎成了幾多段，

在竹梢上樹枝上高高掛起。

貪吃的蒼蠅們

在這屠場上

謙讓着

這過多的酒菜。

人們要小心地走哪，

踏到零碎的人肉片，

那些紅頭的蒼蠅們

會撲面地飛來。

這一個破裂了胸膛，

心，肺，腸，胃，碎了一地——

活着時人心是難料的

現在就讓人看一個仔細。

那一個全身剝了皮，

幾乎認不準是人，是豬，狗，還是小牛。

人說：人和禽獸本是同源，

這或許是一個例。

人們哪，

拿手帕捫住鼻子吧！

可是你如果炸碎了，

血腥，臭味，也並不兩樣。

人們哪，回家去吧。

留心今夜噩夢來糾纏，

把可憐的顫抖的身子

在苟安裏躲藏！

可是遠遠的，

看！

在屠場的外圍，

一隻沒有主人的臂膀！

慘白，純潔，

像是大理石的雕刻品，

挺直的臂，挺直的手指，

固執地把手掌向着天上！

這一隻手，用無聲的叫喊，

號召着後死的人，

這一隻手

固執地攤開：

「我們要向屠殺者

許還我們的血債！

還我們的債來！

還我們的債來！」

一九三八，六月——八月。

一個重傷兵的家信

「看護小姐，

剛才我睡熟了，

夢到了我的媽。

我好像還是個小把戲，

花着臉，掛着鼻涕，

在牛背上爬。

「阿多！吃飯啦！」

我的媽在籬笆邊喊我：

「小鬼頭，有得玩，

就忘記了家！」

睜大眼睛一瞧——
嘿，不是家裏，是在床上，
正午的太陽把眼也照花。』

傷兵病院是一片

酒精氣味的海。

可是海上有海鷗，

酒精氣味的海上，

就盤繞着割不斷的

想家的念頭。

『看護小姐，
有工夫

給我寫一個信。

媽媽到夢裏來看我啦，

她一定是放不下心。——

我的媽什麼都好，

就是捨不得兒子

這一件事兒不行！——

自己兒子來的一張紙，

就抵得過一百兩黃金。

小姐，你告訴她，

我那白頭髮的母親，

孩子阿多也已經夠榮耀了，

親手幹掉了三個鬼子，

當上了一等兵……』

昨天在戰場上，一片彈壳
差一點就割斷了

這一等兵的項頸。

現在他的頭斜掛着，

下巴抵住了胸口，

像是折斷了的紫雲英。

也許是明天，也許是今天，

也許就是下一分鐘，

他的熱血就會凝成冰……

『你告訴她，

我很好，身體強健，

像一條水牛。

官長待我也不壞，

錢也有。

至多再過這麼幾個月，

我們一定會把鬼子趕走。

我就會回來和她老人家

喝一杯團圓酒。

你告訴她，

不要想念！

不趕走鬼子就不回家，

兒子對老天發過咒。

有一個捨不得兒子的母親，

白白地叫兒子難受！

可是現在——

小姐，怎麼說呢……

哦，你寫你寫——

躺在病院裏……

傷了一個指頭！」

一九三九，一月。

櫻花時節

——擬作。

去年，我們到上野的園中，
帶花香的風把柔髮吹蓬。

他說：願愛情櫻花般燦爛！

上野的櫻花笑靨一般紅。

今年，我再到上野的園中，
無窮的愁苦窒息着心胸。

——姑娘，你那去年的人兒呢？
他？嘿，除非是在夢裏相逢！

軍艦載走了他，迎着秋風，
看揮動的手帕，遠入迷濛。
冬天，我到那軍艦邊迎接，
接得個骨灰壘，緊緊地封！

爲什麼要向着文那進攻？
爲什麼要去殺文那弟兄？——
在昨夜的夢中，我會經問。
他搖着頭，眼淚蒙住眼瞳。

喊口令的人狗一樣癲瘋！
跟着走的人豬一樣愚蒙！

幾十萬大和青年的鮮血，
倒換來家家戶戶的貧窮！

把人命看得和螞蟻相同，

人們說：這叫做『萬里皇風』。

萬里的皇風哪，萬里的血，

上野的櫻花鮮血一般紅！

一九三八，三月。

最後的囑咐

夥伴們，前進哪，
踏過我的尸身！
快拿一個手榴彈，
叫對方壕裏的機關槍
碎成鐵片吧，
因為靈魂需要寂靜，
牠，却太吵鬧了！

夥伴們，前進哪，
不要把眼睛冰結在我身上！

生命不需要吝惜，
因為牠總有一個時候凋謝，
像花一樣。

在這戰地上付掉了生命，
不是我靈魂永久的歡喜嗎？

我相信這樣的死，

將買來中華民族永久的自由！

夥伴們，前進哪，

拾起我的槍！

人死了，

槍，是不應該死的。

夥伴，你叫牠說話，

你叫牠說話！

牠會吐出我心頭的憤怒，
壓服那些吵鬧的強盜！

等勝利到來的那一天，
夥伴們，別忘記和風一起，
給我唱一個震天動地的凱歌。
然後，再給我做證人，

證明：

在這神聖的土地上，

像許多人一樣，

我也會拿出我的一份血

濃濃地塗上。

我有權利願望

以後種植的人：

千萬多種些美麗的果樹，鮮花，

少種些刺人的荆棘！

夥伴們，前進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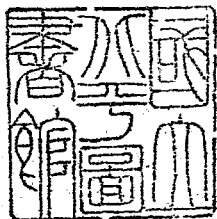
人死了，

靈魂，是和你們一起的！

一九三九，四月。

杭州區中學生
呈繳

中華書局
一九三九年四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初版

燕子

全一冊 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作者

呂 漢 野

主編者

李 一 飛

發行者

杭州正中書局

印刷所

麗水：大水門大街
浙江印刷廠
電話：第一四四號

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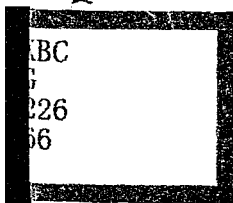
杭州正中書局
浙江麗水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中華圖書雜誌審查證屬字第一二二號

82
6636

實



角